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胡雪巖外傳
第九回 擲果誤投懷王爺涎臉 看花齊拍手公子開心

卻說偶兒散步走入芝園，一看果然好個景象。只見橋橫玉帶，庭繞珠欄，那高高下下的花木，都變了萬枝瓊樹，一座大假山也成了冰岩雪山獻，一派的雪光，耀得眼光都酸了。心裡想道：這好的地方，怎麼也不請太太來逛逛，可不埋滅了景物？因見去延碧堂的石橋旁兩株梅花開得極盛，便想去折一枝來。

無奈那橋上鋪滿了一寸光景的雪，走不過去。

呆看了一會，忽想：「這個雪，原是天上落下，乾乾淨淨的，便踹過去，也攪不壞鞋子，怕什麼呢？」想著，便一手提了手爐子，一手扶著欄杆，款步走去。那欄杆上的雪，本來是粉薄的，扶著還不覺冷。偏那石橋上雪，厚的足有一寸，一腳踹下去，早把他的一鉤纖筍陷的沒了影兒。欲待不走過去，又捨不得那梅花。便蹙著眉兒，不顧好歹的踹了七八步，便走過了橋去。

看那梅花真開的可愛，卻被雪壓著，垂下枝來，似有意待人來折他似的。因便把手爐子放在樹根雪地下，把手來折這梅條。才用手一攀，那梅梢上的雪，早和粉團兒似的滿頭滿臉打將下來。忙別轉臉兒，挨著冷，拗了一枝在手。回身用帕子拍去了身上的雪花，去提那手爐子時，見那一塊玉似的雪地，卻漾了一個大窟窿，不禁吃吃地暗自好笑。

待望延碧堂的石台上走去，只見前路茫茫，一白無際，幾無插足之地。看還是綠暗瑤廂近些，便踏雪徑向延碧堂右邊石欄上繞來。走上石砌，便向卷簾下站住。低頭看那雙鞋兒，已和凌波的羅襪一般，早把腳尖兒凍的疼了。便暗自埋怨，想把鞋兒脫下來烘烘乾，又怕這裡有人撞來，走不去。便打定主意，忍著凍，提了手爐，執著梅花，轉過延碧堂後，向鎖春院走來。

進門一看，見沒有人，便入左邊房內，看有現成鋪設著一張美人榻子，並立著一面大著衣鏡。因先自照看，見自己的臉兒白嬌紅豔得和梅花相似。顧影自憐了一會，便向美人榻上坐下，將梅花放在枕邊，就把那雙小鞋兒褪下來，向手爐兒上烘了，便盤膝兒坐著，等他燥來。

看看窗外面一對孔雀，在那踱來踱去的，側著頭只是看他。

見榻幾上有一盆子香櫛擺著，因隨手撿了一枚兒，照准那只看他的孔雀打去。猛聽啊嚇的一聲便不響，忙從榻上站起來看時，卻不是孔雀叫，是一個人捧著臉兒，在游廊上站著揉痛。偶兒慌了，忙問：「誰吃我錯打了？」那人聽說，把手放回轉頭來看時，偶兒不禁吃了一跳。原來那人不是別個，便是大家叫他甥王爺的便是。

他因愛這一對孔雀，不時走來看他。今兒進來，可巧吃偶兒打了這一下。正待發作，瞥回頭見是偶兒，便把一腔火丟向爪窪國去了，因笑嗔道：「好嘛，誰教你到這裡來玩的？」說著已走進房。偶兒穿鞋不迭，便笑跪在榻兒上磕頭央告。甥王爺看他可愛，便一榻兒坐將下來，一把摟住道：「你往常做得那麼樣規矩，今兒可在我手裡！老實向我說，你大早起到這裡來，和誰睡著？」偶兒被他這樣一說，不禁急的臉紅道：「王爺也會得取笑兒，回來不要給人聽見了，當是真呢。」甥王爺笑道：「真假我不問，快把嘴來，同外國人的親呢親呢罷了。」

正在玩笑之際，忽前面有人喚香官。偶兒忙推開他道：「快，大少爺來了。」甥王爺怕真有人進來看見不雅相，便放了偶兒，笑嗔道：「好，你不依我，回來我和你算帳！」偶兒紅了臉不理。一面忙穿上鞋兒，站下地來。對鏡子理髮鬢，把帽子整了整。自覺滿臉都是羞紅，熱灼的了不得。因仍把梅花拿在手裡，籠了手爐出來。卻見甥王爺尚在前面游廊，同著一個老婆子向延碧堂走去。便站住一步，讓他兩人遠去。便從延碧堂後面，轉向綠暗瑤廂裡出來。

卻好在游廊上與那剛才同著甥王爺走的那婆子撞著。近前一看，卻是大揚州房裡的婆子，叫倪嫂的。見他穿著一件元色羊皮背心，下面寶藍褲兒，烏蓬頭鞋，高插一技金耳挖，卻把兩隻手都又在背心裡面，俏角角的走來。看見偶兒，因問道：

「姐兒，你看見了香官沒有？」偶兒搖首說：「我沒瞧見，你問他什麼？」倪嫂見問，因向四下一看，見沒人，因低聲道：

「剛才老爺在吾們太太那開會，你們太太說，要替老太太做生日了，著吾喊大爺去來，吩咐他話。吾得大爺住的那個帶青山館去說，那批丫頭子也不知道作甚的，概吾玩，說：『大爺鞋子是在牀前，那人卻不知道那快去口留。』吾可不能這樣的回上面去呢，我所以來找他。卻滿園子喊轉，也沒得。這是甚麼講究？」偶兒笑笑不語。

倪嫂又四下看了一看，伸手握著偶兒的手道：「你可真個不知道嗎？吾告訴你來，可不要對人家講去。吾聽他們說，大爺合四太太房裡的胡嫂有得交情呢。你可聽得說沒有？」偶兒不禁縮脖子一笑，吐吐舌道：「哎嚇，咄咄！醜死人了。可真有這事嗎？」倪嫂道：「怎麼不真？他天天這個樣，晚晨睡覺，把雙鞋子擺在牀邊，他人便到對過那個亭子上去，乾這個把戲去了。」偶兒只一味的憨笑，不置一語。倪嫂又笑道：「姐兒，你看吾比那胡嫂怎樣？」偶兒忍不住嗤的笑了，怕他厭煩，便一手甩脫了，奪路走去。

剛走出園門，迎面見香官從對面宅門裡帶著兩個小廝出來。

頭上戴一頂拉虎皮帽，上面綴一顆大紅絨球，面前綴一粒柱圓大的珠子。身上著一件蜜黃開氣袍。罩著一件天青團鶴四方大毛出風馬褂，腳下登一雙薄底靴兒。越顯得面如傅粉，目似點漆。偶兒忙上前請個安道：「老爺適在寶香樓等爺呢。」香官點首道：「我去過了。」偶兒道：「那麼倪嫂還在園子裡找呢，爺這會子到那兒去？」香官笑道：「你干你的法，管我什麼！」

偶兒便低下頭，待自走去，卻被香官一手攔著道：「你惱了嗎？」

偶兒抬起頭，見他滿臉都堆著笑容，因道：「我末，那裡敢惱爺呢！」香官因順手把臉上撫了一下。不防那兩個小廝，都一片兒喊聲「噯好」。偶兒不禁滿臉都紅了，從香官齊下奪路奔入宅門去了。香官因笑著回首看看兩個小廝，笑嗔道：「怎麼在家裡也這樣的胡鬧起來？」那兩個小廝都只縮著脖子，格格的笑。香官便不再講，放步向甬道上出來。

到大廳門門口，略站一站。那兩個小猴兒，早哼麼哈六的喊伺候出去。香官隨後出來，見兩旁的管家都站班伺候著了，一排兒上來打千請安。香官略一點首，因問馬備了沒有。那些管家一疊聲應道：「備下了。」香官便不再問，緊步兒走出大門。天井裡早有兩個馬夫，夾帶著一個雪花兒馬等著。香官一躍而上。馬夫送上鞭子。香官把踏凳一扇，那馬兒便得地走去。那兩個小廝也忙各上了馬，隨後趕去不提。

卻說雪岩等一干人從老太太那裡請安下來，便都約在園裡大假山上賞雪。早有丫頭們上去，把冷香院及芸錦堂、影憐院等處都鋪設定了，打起地爐。隨後雪岩及諸姨並三房六口子及甥王爺俱到，便一齊擠在薈錦堂裡。早烏壓壓的滿地都站了人，幸而椅座尚多，便各依次坐下。子是先計議，老太太的生日當如何做式。大家也都沒甚主意。還是螺螄說：「老太太有了年紀，理當替老太太做些功德。不如做堂水陸大齋。再當此隆冬天氣，施捨些米的為是。」雪岩說好。甥王爺卻說：「舍米果然是好，當我來替你們撥發。但老太太大慶，親戚家知道，總要來賀喜的。也得設個壽壇，唱幾本戲，才像個樣兒。」雪岩道：「這也不錯。」螺螄道：「那麼我已著香官去雲樓吩咐設壇去了怎麼呢？」甥王爺道：「那麼便在雲樓唱七天戲，設七個壽堂，開七天賀，也沒有什麼。」螺螄未應。雪岩道：「就這樣也很好。」因問三個兄弟意見如何？那三位本來也不十分管事，都說甚好。子是便照此定了主意。一面吩咐外面去定戲班，一面請甥王爺去酌量辦米施捨。這裡便大開筵宴，一齊坐下席來，且暫按下。因這番舉動，有分教：